

这条承载着童年美好回忆的小河,已与我的村庄一起消逝了,它们上面已盖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工厂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,小河微不足道,但它永远在我心中流淌

家乡是个小村庄,三十几户人家,房屋一律坐东朝西,临水而居。村后流淌着一条小河,不宽,河面不过二十来米,但很长,蜿蜒曲折汇入牛屯河,东向入江。小村人家每户靠河沿都有一个水埠,有石头垒的,有树木搭的,从岸边伸向水中,乡民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在水埠上淘米洗菜,洗衣浆裳,在小河里游泳嬉戏,摸鱼拾贝,其乐融融。

乡民爱河,家家后院的河边都栽了树木花草,乔木大都是柳树、柏树、桃、杏之类,在树木之间则是带刺的灌木丛,多是野生的蔷薇、月季,护得河沿密密实实,春天一到,绿色盈盈,更有杏红桃粉,满园春色融着青凌凌的河水,很是怡人。

河里没有人养鱼,但因为是活水,鱼虾自来自去,生生不息,似是捕之不尽。我对两种鱼最有兴趣。一是“鲦条”,二三寸长,身形细长,像柳叶,喜群游。这种鱼比较好钓,用绕来的蜘蛛网拌点菜油作饵,每次撕一点点蛛网摺在鱼钩上,往河里鲦条窝一放就能钓上一条,再一扔,又是一条。鲦条鱼抹点盐晾晒一两天,放饭锅上蒸,鲜而韧,又下饭又可当零食吃。还有一种叫“孬孬痴”,也只二三寸长,但圆滚滚的,都是肉,一身麻黑,扁嘴。这鱼也真是痴,人在水埠上淘米,它会钻到淘米

箩里吃米,轻轻拎出水,它就只会 在淘米箩里蹦跶了。孬孬痴肉嫩,蒸鸡蛋特别好吃。

夏天是小河最热闹,最令人惬意的季节。“双抢”是农村最忙最累的时候,大人孩子早起晚归,披星戴月,小河就成了大人孩子避暑的“天堂”。中午大人稍事休息,孩子们就在河里嬉闹了。我们从伸向河中的树枝上向河里跳,看谁爬得高,跳得远。还会把攒稻的斛桶放到水里,在斛桶上翻上翻下。有时也有熊孩子会游到河对岸,爬到瓜田里,摘些香瓜、菜瓜扔到水里让大伙抢着啃。

河中的菱角是很多的,分为两种,一种叫“家菱角”,是每年放植的,果实很大,有四只角,我们称之为“大家马”。另一种是“野菱角”,野生的,我们称之为“刺渣子”,比较小,两只角,且很尖,稍不注意就会刺破嘴。生吃要采嫩一些的,老的煮熟了好吃。

还有一种水生植物叫芡实,俗称“鸡头米”,我们那儿叫“几里果子”。

这玩意虽好吃,但外表刺很多,不太好采,得有专门工具。孩子们自然没有皮衣皮裤皮手套,但我们也有办法,用装化肥的编织袋裹在手上在水里采,弄到岸上就好办了,用石头就能对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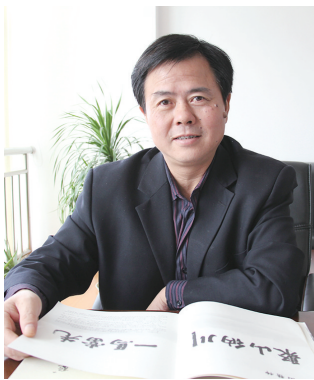
莲蓬也是河里常见的,这个比较好采。水乡的孩子,个个会划水,家里一般都有小一点的船,我们那叫“腰子盆”。一手划船一手拨开荷叶,去寻找成熟的莲蓬,一边采一边剥了吃,既甜又涩,满口生津。

小河里有一片芦苇滩,点缀着小河。微风过处,苇叶簌簌,间忽有几只水鸟从苇尖掠过,扰得芦苇哗哗作响。大人们端午采苇叶裹粽子,而孩子们感兴趣的是拔出苇芯做成哨子吹,既有呜呜的音调,口里也是甜丝丝的,很是好玩。那时经常放的电影是京剧《沙家浜》,新四军伤病员用芦根充饥,孩子们也去挖了芦根来嚼,发现虽微甘,但又硬又涩,实在是难以下咽。后来才明白芦根是中药,能

清热泻火,但绝不是零食。

秋风凉,落叶黄。芦苇也枯萎了,但长出了一蓬蓬芦花,褐中拥白,别有一番风韵。上学途中,拔一捧芦花,一路摇着,也有滋有味。上大学后,知道了“蒹葭”原来就是芦苇,现在一读到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就想到秋天故乡那依恋在水中的芦花。

这条承载着童年美好回忆的小河,已与我的村庄一起消逝了,它们上面已盖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工厂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,小河微不足道,但它永远在我心中流淌。



施元树,担任过十年高中语文老师,现为公务员。曾在《飞天》《新安晚报》《安庆晚报》《巢湖日报》《安徽商报》等报刊发表过作品

那年秋天,在那棵李树的顶端,长了一颗大大的李子,从浅青色到剔透黄,早过了蒂落时节,却一直立于枝头

我上初一的那个秋季,向来身体健康的奶奶突然生病了,吃不得喝不得,不愿意看医生,也不愿意被人照顾。那个曾经美丽大方又很骄傲不容亲近的长辈,突然变得娇弱无助、憔悴不堪,连眼神都惹人怜惜。

尽管她曾经那么不喜欢我,但眼前,我却被一股不可言说的力量牵引着,想去亲近她。彼时,我已住校,父亲早在山下租了间小房,供母亲开杂货铺,顺带照顾我们姐弟仨上学,他自己则东奔西跑做些小生意。我跟父亲说,我喜欢住自己老家的房子,我要每周末回去一趟,顺便看看奶奶。

学校离老家足足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秋季天黑得早,周五下午一放学,我跟母亲匆匆打过招呼之后便直奔老家。那一个多小时笔陡的山路最难走,感觉整张脸都要贴着地面了,肩上的书包越背越沉,林间的老鸱一声声叫得瘆人,而我最怕的是一个石窠,经常有花蛇在周边出没。

那晚我到家时已是七点多了。奶奶一个人斜坐在大门槛上,手里端着她的牡丹花洋瓷碗,神情木然,等我靠近了,才猛然一句:“囡伢怎回来了?”

我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答的,只记得奶奶的脸上露出了诧异又欣喜的笑容。那晚,我跟奶奶一起烧了豇豆饭,奶奶吃了几口,剩下的被我一吃光了。不得不说,不管是豇豆

饭还是土豆饭、红薯饭、南瓜饭、雪里蕻饭甚至是普通的剩菜炒饭,只要一经奶奶的手,便有了神仙级的味道,我总能连吃好几碗。

奶奶爱体面爱干净,即便灶台、床铺、衣箱、橱柜挤在一室,也能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、一尘不染,而她本就注重外在形象的。

“几天没洗头了,都油了。水缸里的水到底了,昨天接了点屋檐水,有盐尤子,洗不得头……”奶奶说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担着家里的水桶,走到山前的水潭。水桶太深,我打了三分之二的水,将扁担绳卷到底,才勉强将水桶担离了地。好不容易捱过那条长长的田埂,却发现桶底一直在漏水,这才想起父亲说的,水桶几天未用会干涩开缝,需先浸泡一刻钟才能打水。为了让奶奶早点用上干净水,我一路踉跄小跑,到家时,水只剩三分之一,好在足够奶奶烧上一锅。我顾不得肩头的酸痛,又一连挑了几担水,愣是给奶奶的水缸灌得满满当当。

奶奶很开心,生起了大火,又将洗脸架搬到了稻场上。她将衣袖卷起,轻轻拨下头上那支浅绿色的水滴型发簪,一头束起的长发瞬间垂在了热气腾腾的水盆里。洗完头,奶奶又

洗了澡,换上了她最喜欢的那套天蓝色中山服,搬出板凳坐在太阳底下,拉着白色的长布条,一层一层地裹着她的小脚……

周日吃过午饭,我就要赶往学校。奶奶从她床头柜里掏出了一只白色小糖罐。这个小糖罐我太熟悉了,里面装着白色、浅黄色的冰糖,白色冰糖要使劲咬,一次只能咬到一点,浅黄色冰糖一咬就碎,声音就像咬沙梨一样。堂弟经常抱着它,从里面掏出一颗冰糖,放在嘴里,一点一点融化开,最后一咕噜吞进肚子里。奶奶小心翼翼地钳出一颗,放在一张烟盒里层的锡纸上,包裹成球状,然后塞到我手里,说,“饿了吃一点”。

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跟奶奶单独在一起那么久,每一个瞬间都那么清晰地印在脑海,成了隐藏在我心底里的关于奶奶的最温暖的记忆。

往后,一到周五晚上,奶奶便会在稻场边等着我。一进村庄,我便看见自家房前稻场边上有个人影,远远看着我走过前面那条羊肠小道,走上白果树下的那条长石阶,走到她的跟前。

我越来越期盼这样短暂的相聚,也能感觉到奶奶对我愈加依恋。除了每周给奶奶的水缸灌满水之外,我会

担着畚箕去后山上的杉树林捡杉树刺,去松树林耙松针,供奶奶生火时引火用。在山上捡柴时,经常还能采到奶奶喜欢吃的绿豆菇、蛤蟆菇、伞柄菇和丛树菇,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到灵芝和“蛇蛻”——听隔壁村医说过,灵芝、蛇蛻、燕子窝是治疗奶奶病的好药引子。

我们那个地方叫“鹰嘴崖”,半山腰的地方叫“崖下”,崖下水涧边长了一棵李树。那年秋天,在那棵李树的顶端,长了一颗大大的李子,从浅青色到剔透黄,早过了蒂落时节却一直立于枝头。每周回老家,我总能看到它,一开始为够不着吃不着而苦恼,随着日子一周一周的推移,我竟对这顽强的小生命感到敬畏。

那颗黄李子啥时落的我不知道,但我记得奶奶是第二年去世的。后来,我再回老家,想起奶奶时,那颗黄李子也在我的眼前晃动。我在想,它多像我的奶奶,看上去那么骄傲,原来却又是那么孤独。



毕瑾,本报副刊编辑

